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奉雲樓華燈猜雅謎

話說西北搬馬解女人，盡有佳的。臘底太原城裏，來了姑嫂兩人，都有姿色。嫂名胭脂，男人給賊殺了。姑名柳青，年纔十七歲。到了太原，有個將門少年，係武進士出身的官看上了，聘以千金。柳青對著大家，向少年說道：「我自育夫，祇你老爺是此地一個英雄，我也願依你終身。成婚這夕，我要老乾十斤，燒豬蹄二隻，餛飩五十個，我醉飽了，憑老爺成親吧。譬如老爺自己不能如願，便當給我再找男人，這聘金卻不歸趙哩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你怎的講出這些話來？」柳青道：「話須預先說明，免得後來淘氣。我們走江湖的人，再不受人委曲，也不委曲人呢。」那少年雖覺得柳青說話蹊蹺，卻自信拿得穩的，便答應了。柳青便請署券交金，給他嫂嫂收了。

日未晡，就欣然艷妝而往。少年迎入，婢僕環觀，柳青飲啖自若。約莫定更，自起卸妝，揮老嫗丫鬟出去，嫣然向少年說道：「吾醉矣！」登床盡褫褻衣，付少年道：「憑你鬧吧！」不想柳青坦然裸臥，這少年用盡氣力，竟然終夕不能探他妙處。無何天亮，柳青躍起，少年遁去。以此柳青名色，哄動一時。

卻為年殘，紫滄已歸。小岑娶了丹翬，劍秋娶了曼雲，趕著正月內都要進京。荷生籌撥各道軍餉，檢點年終匯奏事件，更忙得發昏。

癡珠雖是閑人，緣無伴侶，也就懶懶的。這日除夕，便在秋心院和秋痕圍爐守歲。秋痕祇怕癡珠憶家，百般的耍笑。到五更天，兩人和衣躺下。癡珠不曾合眼，秋痕竟沉沉睡去。癡珠怕他著涼，將兩邊錦帳卸下，悄悄假寐。

不一會，天發亮了，萬家爆竹，聲聲打人心坎裏。正在難受，秋痕突然坐起，瞧一瞧，抱著癡珠，嗚嗚咽咽痛哭起來。

此時外面正在敬神，十分熱鬧，房中祇他兩人。急得癡珠抱在懷裏，再三詰問，秋痕一言不發，祇哀哀的哭。約有半個時辰，纔說一句，是：「我和你怕要拆散了！」說著又哭。

癡珠頓覺慘然，說道：「這話從何處說起，卻這樣的傷心？」秋痕嗚咽說道：「我做一個大不好的夢，即刻想要生離！」就抱住癡珠的頭，哭得燈光無焰，爐火不溫。癡珠委實詫異，說道：「大初一，你這般哭，實在不好。」秋痕方纔住了哭。

一會，跛腳進來，秋痕哭聲已住，也就不覺。剔著燈亮，撥著爐火，見兩人靜悄悄的，祇道是睡，再不想是哭。轉怕驚醒，躡手躡腳的走了。

這裏癡珠問起夢境，秋痕又淌下淚，說道：「我夢和你一塊兒走，也不曉是要到那裏。忽然見個大山，四面都是峭壁，並無磴路。回頭一望，有無數的狼，遠遠的趕來。我和你前後左右都無去路，抱著大哭。你說道：『哭也無益，我們捨命爬上山吧。』你爬上一層，拖著我，還沒上去，兩人都滾下來。那一起的狼就近在咫尺，我祇怕咬著你，將身遮住你，你還拉我上山。一個狼撲上身來，我也不怕，正和狼死命的掙，忽見那峭壁洞開，兩個女人擁個老人將你抓了進去。峭壁復合，猶隱隱的聽見，你在峭壁裏喊著我的名字，我心裏一痛，就和狼一起倒地。醒了見了你，怎的不傷心？以後越想越不好，怎的不哭？咳！以前你說個無緣，我還不信，如今看來……」說到這一句，又哭起來。癡珠聽了，也自可傷。

這會麗日上窗，見秋痕面黃於蠟，目腫如桃，沒命的抽咽，祇得說道：「幻夢有何足憑？但這屋你說有鬼，我明日帶你西院住去吧。」停了一停，禿頭、穆升帶著車，拿著衣帽，都來伺候，癡珠就出門去了。

初二日，李夫人便招癡珠、秋痕，就秋華堂院子看搬馬解。祇見那姑嫂兩人，短服勁裝，首纏青帕，帶兩匹馬，跟一個老頭子來了。柳青穿件窄袖紅緞繡襖，約以錦條。足纏綠膝，倒插青繡印花裙幅。胭脂穿件白綾繡襖，約以青條。足纏綠膝，倒插紅繡印花裙幅。兩人雙翹皆不及寸許，伶俏之至。各走了一回繩，舞了一回刀槍，耍了一回流光錘，就搬起馬來。

先前柳青是站個白馬，胭脂是站個黑馬，各蹺一腳，分東西緩走兩回，便一面跑，一面舞，一面唱，已令人耳馳目駭。末後東西飛跑間，兩人就在馬上互換了馬，如風如電、如拋彩、如散花、如舞蝶翻躑、如游魚出沒，更令人神馳心驚。

正在癡看，不道兩人早已下馬，站在臺階討賞。李夫人喜歡，各賞了一錠銀。癡珠就也陪賞。奈這兩人見癡珠發下賞來，卻走向前：笑道：「你不是韋癡珠老爺麼？我兩人卻不要你賞銀，祇要你贈我們一首詩。」癡珠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怪不怪，你怎曉得我會做詩哩？」李夫人也笑道：「總是先生詩名傳播得遠，他們也自聞風傾慕。」

癡珠於是招入西院，取出秋痕畫過的折扇，信筆揮來。李夫人倚在案頭，見歪歪斜斜寫道：

鳳陽女子有柳青，柳青選婿輕沙陀。

盤雕結隊蠕蠕主，馳馬快過月氏駝。

我為笨笨躍而起，春風陡觸雄心多。

可能從我建旗鼓，雕鞍飛鞚雙雙靴。

旄頭指顧忽墜地，嫣然一笑舒流波。

人生得此聊快意，嗚呼吾意其蹉跎！再將那一把扇，寫道：

胭脂索我歌，我歌喚奈何！君不見藥師馬、紅拂馱、斬王鼓、紅玉過？龍虎風雲有成例，鬱鬱居此負名花。吁嗟乎！兒女恨填海，英雄呼渡河。會當努力中原事，勿使青春白日空消磨！癡珠寫完，擲筆而起。李夫人笑道：「先生這兩首詩，好激昂慷慨哩！」癡珠微笑。

柳青、胭脂謝了又謝。秋痕將扇兩邊都蓋了圖章，兩人喜躍而去。癡珠留李夫人吃飯，定更後帶阿寶大家走了。

秋痕便住在西院，自此就不回去。牛氏祇教小丫鬟玉環，跟定身邊。在癡珠免了往來，在牛氏省了供給，這都是兩邊情願之事。祇秋痕為著初一的夢，觸起癡珠華嚴庵的籤，總是悶悶不樂。因向癡珠問起草涼驛夢裏碑記來。癡珠從書籠中檢來檢去，總尋不出，也就擱開。

十四這一天，李夫人接秋痕逛燈去了。癡珠一人正在無聊，恰好小岑、劍秋趁著燈月，步行而來，拉著癡珠走了。不多時，到了南司街，便人山人海，擁擠起來，還夾著些車馬在裏頭。

三人走路，就不能齊集，癡珠招呼兩人道：「這些燈也沒有甚麼好瞧，路又難走，我們到柳巷找荷生罷，還聽得有好燈謎。」劍秋道：「甚好，花神廟也有燈看。」便轉入小巷，慢慢的走。

一路閑談，小岑道：「荷生這幾天高興得很。」癡珠道：「采秋是臘月廿六抵家，他從初五起，天天在新屋裏催督工程，要趕二十內收整停妥哩。」劍秋道：「他怎的還有工夫制起燈謎？」小岑道：「荷生住了奉雲樓，適值花神廟今年是個大會，借園裏軒軒草堂結個燈棚，熱鬧得很。他一人夜裏無可消遣，就想出這個玩意來。」

一邊說話，一邊聽得花炮的聲、鑼鼓的聲、喧嘩的聲，遠遠早望見園門口燈光輝煌，車馬闐咽。

三人擠進花神廟，瞧了一遍。說不盡銀花火樹，華麗紛紜，又聞著絲竹之聲。小岑引路，由殿後小門穿過竹徑，望軒軒草堂來。

遙望裏邊亭榭，有掛玻璃燈的，有掛畫紗燈的，草堂門外搭著燈樓，門內卻有木柵攔住。遙望內裏，排著燈屏古玩，密密層層，火光閃閃。木柵前鼓樂喧天，人聲震地。幸喜地方寬闊，不然也一步不可行了。

三人轉到堂後，還有好些人在山上池邊放泥筒，放花炮。流星趕月，九龍戲珠。只見草堂角門空地裏，放著二三頂藍呢的四轎，兩頂藍呢小轎，架著七八對燈籠，都是武營官銜。槐樹下繫有幾匹馬，三四個的轎夫，在月下燒著枯葉和花炮的紙烘手。劍秋

笑向癡珠道：「這是你東家在裏頭作樂哩。」

正說著，聽得門聲一響，一疊連聲的傳呼伺候。三人祇道是官員出來，各自站開。癡珠更站得遠些，暗暗的瞧。

停了一停，火炬百道，手照兩行，引出人來。卻是華妝艷服一群少婦，後面跟著幾多丫鬟僕婦，都站在門口等轎。燈火之中，祇覺得粉光脂艷，令人眼花撩亂，也不辨得誰好看誰不好看。癡珠遠遠的瞧，好像秋痕在內，便走近一步，留神凝視。祇見李夫人側著臉，和一位太太說話。秋痕手牽著李家一個大丫鬟，站在背後。小岑、劍秋也已瞧見，向癡珠道：「那不是秋痕麼？」癡珠點頭。劍秋低聲道：「那一位是讓如太太？」癡珠也低聲說道：「站在秋痕前頭。」早是李夫人上了轎走了。

接著，又是一乘四轎上來。聽得那位太太吩咐道：「先把劉姑娘小轎打過來。」便有幾個丫鬟和僕婦家人，接疊傳話。一會轎到，便有丫鬟老媽扶掖秋痕上轎。癡珠認得是李家的人。那位太太又看著幾個少婦上轎，就也上轎去了。小岑道：「夢想不到，這地方會碰著秋痕。」

三人說說笑笑，沿著路走向攀雲樓。祇見三三兩兩的人，從裏面出來。一隊像是外省的人，就中有一個說道：「這個謎好難猜。」一個接著道：「謎語自好，祇掛在太原城裏，怕一年到頭也沒人猜得著。」劍秋道：「甚麼謎，就把我太原一城的人都考倒了？」

進得大門，屋內八扇油綠灑金屏門，門上一盞扁的白紗燈，上貼著許多字條，下圍著一簇，約有十來人。

祇見索安跑過來，招呼大家進去。癡珠道：「我們看了燈謎，再進去不遲。」劍秋道：「你老爺做甚麼呢？」索安道：「老爺因大人有話說，上燈以後回營去了。」小岑道：「他不在家更好，我們慢慢的猜謎。」

三人短的不瞧，祇瞧著上面長條的，是書一封。小岑唸道：

「憶自對赴雁門（唐人詩題一），時正河冰山凍（藥名一）。兩行別淚，盡在尊前（花名一）；半夜癡魂，願隨君去（《詩經》一句）。比代飛之燕雁（書名一），感分逝之輪蹄（《西廂》二句）。竟使日斷長途（《四書》一句），深恨行止不能自主（花名一）。昨於新正一日，始得一傳消息（花名一）。喜迓韶光，與年俱至（花名一）。芬含豆蔻，偕錦字以同來（藥名一）；瘦比梅花，與暗香而並詠（曲牌一）。僕貌慚傅粉，剩有青絲（藥名一）；曲譜求凰，好調綠綺（地名一）。定於仲春上浣，謹擇良辰（《詩經》一句）。油壁先迎（藥名一），堅如前約（藥名一）。想此半幅殘箋（藥名一），卿見之必破涕為笑也（美人名一）。」

劍秋笑道：「他竟把給采秋的信，做了燈謎，我們猜看。」癡珠道：「第一句，想是《北征》。」劍秋道：「比代飛之燕雁，打一書名，不是《春秋》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想《西廂》二句，是『車兒投東，馬兒向西』。《四書》一句，是『望道而未之見』。」小岑道：「不錯。第二句藥名，似是香附。」癡珠道：「香附真打得好。那『貌慚傅粉』二句，打一藥名，自然是何首烏。」小岑道：「是。打得好！但可惜荷生姓韓，要是姓何，那更切當了。」癡珠道：「『定於仲春』二句，打《詩經》一句，不用說是『二月初吉』了。『油壁先迎』，打一藥名，不是車前麼？『堅如前約』，是甚麼藥呢？」小岑道：「信石。」

劍秋道：「這裏人多，我們進去猜吧。」癡珠道：「慢一步，我再看這首《浪淘沙》的詞。」因唸道：

「客路去漫漫（曲牌一），念女無端（唐詩一句），長宵獨耐五更寒（《詩經》一句）。對鏡自驚非昔日（唐詩二句），減卻朱顏（美人名一）。春信到重關（花名一），綠上眉山（藥名一），情天有約定團圓（《紅樓夢》中一物）。碧落黃泉還覓去（《易經》二句），何況人間（《莊子》一句）。」

唸畢，三人步入院子。見攀雲樓第一層檐下，四面點著一色的二十多盞瓜瓣琉璃燈，照得面面玻璃光如白晝。便有家人延入一方空中坐下，遞上茶點。

三人隨意喝茶用點，先將那一首詞也逐句猜測來。劍秋道：「『客路去漫漫』，打一曲牌，自然是《望遠行》。」癡珠道：「《詩經》一句，是『冬之夜』不用說了。《易經》二句，是那兩句哩？」小岑道：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」癡珠道：「這卻似是而非。」劍秋道：「『情天有約定團圓』，打《紅樓夢》中一物，有趣得很，是個甚麼？」癡珠道：「風月寶鑑。」小岑道：「妙！他會做，也難為你會想。」

於是三人將二句唐詩、一句《莊子》、一個花名、一個藥名、一個美人名，都想有了。又將那封書上想不出的，也慢慢想有了。

劍秋喚索安問道：「你爺留有謎底沒有？」索安道：「一句兩句的，老爺都留有底，給小的答應人家。那兩紙長條，爺說總沒人都打得準，萬一人通猜著了，請他明日來。」癡珠怕秋痕回寓，無人作伴，急著要走。便說道：「既是沒有謎底，我們走吧，遲日面說。」

於是大家步出園來。見燈火零落，遊人稀少，曉得天不早了，便分路而去。正是：

玉蕭聲未歇，明月已西斜；

最是良宵短，城頭噪曉鴉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